



李承鵬◎著

右

紅山文化
龍山文化
仰光文化
大汶口文化
屈家嶺文化
三星堆文化
馬家壩文化
石峽口文化
大坡頭文化
牛河梁文化
紅山文化
龍山文化
仰光文化
大汶口文化
屈家嶺文化
三星堆文化
馬家壩文化
石峽口文化
大坡頭文化
牛河梁文化



I267.1
76
:2

李承鹏◎著

右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一刀,右一刀/李承鹏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ISBN 7-80705-222-8

I. 左... II. 李... III. 足球运动-联赛-研究-中国 IV. G843.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473 号

责任编辑:刀砧铺

封面设计:李 丹

版式设计:李 丹

刘莹莹

责任校对:陈德玉

莫晓涛

《左一刀 右一刀》(右卷)

作 者:李承鹏 著 (李承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m/lichengpeng>)

出 版 人:郭 平

策划经营:《先锋·居周刊》(<http://www.juzhoukan.com>)

总 策 划:夏旗舰

出版发行:成都时代出版社

印 刷:成都博瑞印务

规 格:159mm × 285mm 1/16

印张 32 字数 672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705-222-8/G·144

定 价:38 元(左、右卷)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610017)

电话:(028)86619530(综合类) 86615250(发行部)

多情剑客 无情江湖

白岩松

小李飞刀终于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两刀,左一刀足球,右一刀生活。谁都知道,足球与生活,正是李承鹏的江湖。遗憾的是,小李飞刀多情依然,而江湖,继续无情。

一

但愿为中国职业足球写史,不是李承鹏为了纪念自己流逝的青春,用中国足球来纪念,太残酷也太乏味,容易让人不产生成就感,甚至有青春被耽误的感觉。

然而,青春就是残酷,就是容易被耽误。

好在中国足球没有成就自己,却成就了很多与此沾边的人,比如李承鹏。

我当然要时常看他的文字,只是好奇,一时的激情文字已属不易,何来十几年如一日地激情;十几年如一日可以做到,但面对中国足球却万万不能。不过李承鹏做到了,想来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断的恨铁不成钢,愤怒制造激情,二是儿童般浪漫,年岁可以增长,文字却拒绝圆滑,如同李承鹏的眼睛,很大并很不相称地长在他的脸上,然而纯真如水。

二

我猜想李承鹏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比如生于新疆却长于成都;文字如刀,眼神却如水;跟中国足球打交道却似乎并未堕落;还有,批判时愤世嫉俗甚至黑色幽默并且不宽容,可写起友情与爱情却一片赤诚,仿佛触碰心底最软弱的地方。这种矛盾真像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人在险恶江湖,心底柔情似水,名字叫李寻欢,可寻到的却更多是痛苦。在足球这个江湖,李承鹏是不是会把李寻欢当做知己?会不会时常感叹:足球这个江湖,实在太过无情。

三

不过必须感谢中国足球,这个江湖足够黑恶也足够透明,这使得在这个江湖生存的文字工作者,都有了借力发力的机会,时间长了,



我在李承鹏的足球文章里,不再看到足球。或许李承鹏自己也是如此,写着足球,慢慢就成了写自己,就像有的作者写传奇,最后传奇不见了,自己成了传奇;而有的作者写传奇,最后留下的是传奇,作者冷冷地藏传奇的背后。没办法,李承鹏不是一个藏得住自己的人,不管他怎样挖掘出中国足球的细节,可他的选择与倾向已经无从躲藏,更何况,中国足球有什么好写的,我更愿意看到李承鹏自己,一个多情剑客要比无情的江湖有趣得多。

四

所以李承鹏应该多写点别的,要知道,在成都,生活就是最大的江湖,这个江湖并不刀光剑影,却让无数英雄神往。比如偶尔太阳从云层里挤出头来,成都人就感受到了终极的幸福,即使是喝一杯不贵的茶,也如同喝酒,如同在历史中喝酒,茶不浓人却依然微醉其中。看过李承鹏足球以外的文字,这种感觉同样存在,他把粗糙的生活精致化了,并且把乏味的话题写得神采飞扬,这是李承鹏的本事。但是我更愿意相信,离开了足球,李承鹏终于告别愤怒而能快意文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在足球那个江湖,李承鹏虽也直率,但那直率还是打了折扣,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然我知道,李承鹏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然而生活这个江湖就不同了,谁都深陷其中,于是李承鹏就更本我地飘荡在自己的文字中,这让我很是感慨:李承鹏因足球而拥有成就,却在告别足球的文字里更有魅力,除了不得不写的命题作文,倒真是该用文字开疆拓土,否则让文字为中国足球做陪葬,是中国足球的幸运却是作者的不幸——当然有时是不吐不快,你必须以笔为刀。

五

不过,生活这个江湖其实同样无情,甚至比足球这个江湖更深不见底,黑不可测。李承鹏是个多情的人,偏偏习惯做个剑客,因此我相信他经常受伤。或许这左一刀右一刀本就不是他刺向足球与生活,而分明就是足球与生活刺向他,但这又能怎样?我太知道喜欢阿根廷足球的人,在他们的内心,永远渴望胜利,但又厌倦乏味的胜利,甚至壮怀激烈的失败都强过没有激情的1比0。在阿根廷失败的日子里,我知道,李承鹏这个“阿迷”正在某一个远方,同我一起内心鲜血淋漓;而当阿根廷胜利的时候,天又蓝了,仿佛一切痛苦瞬间消失。

这就是多情剑客面对无情江湖的唯一态度:你可以打倒我一百次,但我将一百零一次站起。

目录

■ 序

- 1 多情剑客 无情江湖 白岩松

■ 影像

■ 大眼看尘事

- 斯人已去
- 8 偶像没有黄昏
- 10 从此天下无阅读
- 超女时段
- 12 “一姐”一战定江湖
- 14 高手在民间
- 16 只有李宇春独一无二
- 18 “春春”的春天,不一样的味道
- 雅典走笔
- 20 海伦只是阿伽门农一个借口
- 22 寻找苏格拉底
- 东拉西扯
- 25 成都,娱乐在骨子里
- 28 新年,学会给自己许个愿
- 30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那场车祸
- 33 因为简单,所以真爱
- 35 陈导告的不是胡戈是人民

■ 大眼看城市

- 城市印象
- 38 成都,那一抹温柔如刺无法拔出
- 40 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
- 42 往事并不如烟
- 44 家刚,每天都有鸡吃了吗?
- 46 被背叛的遗嘱
- 48 家住桃之夭夭
- 50 城市,不能以猴为本
- 52 家有恶邻

- 54 别学 B 哥
- 56 乱唱国际的歌
- 58 将租房进行到底
- 60 米卢卖房记
- 63 别往“架子”上跳
- 65 看透每一条砖缝
- 66 盘下一条街
- 68 我们是快乐的鼯鼠
- 70 广告时代的语言暴力
- 72 “奥运回家”的误会
- 74 排队,然后买块豆腐
- 76 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
- 记忆碎片
- 78 打金街:居住 1975
- 80 我们离毛主席很近
- 82 沿河而居
- 84 有一天,停电了
- 87 哪来漫山遍野的金丝猴?
- 89 样板戏和样板房
- 91 天堂建在地狱之上
- 酒店流连
- 93 大宝饭店(三星)
- 95 万豪
- 97 莫斯科不相信圣诞
- 居家生活
- 99 用自己的骨头熬一锅



101	欢迎来到乡下来
104	离地 200 米
106	城市地理性格
108	买到一个谣言
110	为“暴利”埋单
112	别给理想安翅膀
114	保姆张世慧
117	用一米土地,换一米阳光
119	当英国人还是当美国人
121	别喝自己的血
123	把无限投入到有限
125	人不如狼
127	立交桥一定要厚道
129	要多闷有多闷
131	要多烦有多烦
133	来个“自然醒”
	·地铁系列
135	成都地铁,剧情需要
137	地铁的表情
139	你往哪里逃?
141	镀金时代,有钱就上
143	请告诉我活在哪个时代?
	该穿什么时装?
145	谁能抛弃谁?
147	一辈子只有一个地方适合你
149	住进盖茨家
152	路过一座混乱的城市
154	SOHO 还是馊喉
157	被忽悠的居住理想

■ 博客·相见不如怀念

160	人生能有几回“博”?
162	扣动回忆的扳机
165	绿岛的鸡零狗碎
169	董路——其实不懂路
174	孙雯——强收的徒弟
180	张玉宁——一生只能扮演一个角色
184	黄健翔——天生不吝人
189	我十分想见周芷若
193	春天,高峰结束
196	江湖中最后一个大佬——魏大侠传奇

■ 鸡零狗碎

201

■ 鹏迷发言

212	六脉神剑的尴尬不属于李承鹏
214	迷大眼的楼评
215	大眸下大幕拉开
216	没见干脆写写
217	这样算不算一个 FANS?
218	鹏哥完全不顾我的劳动成果
219	网友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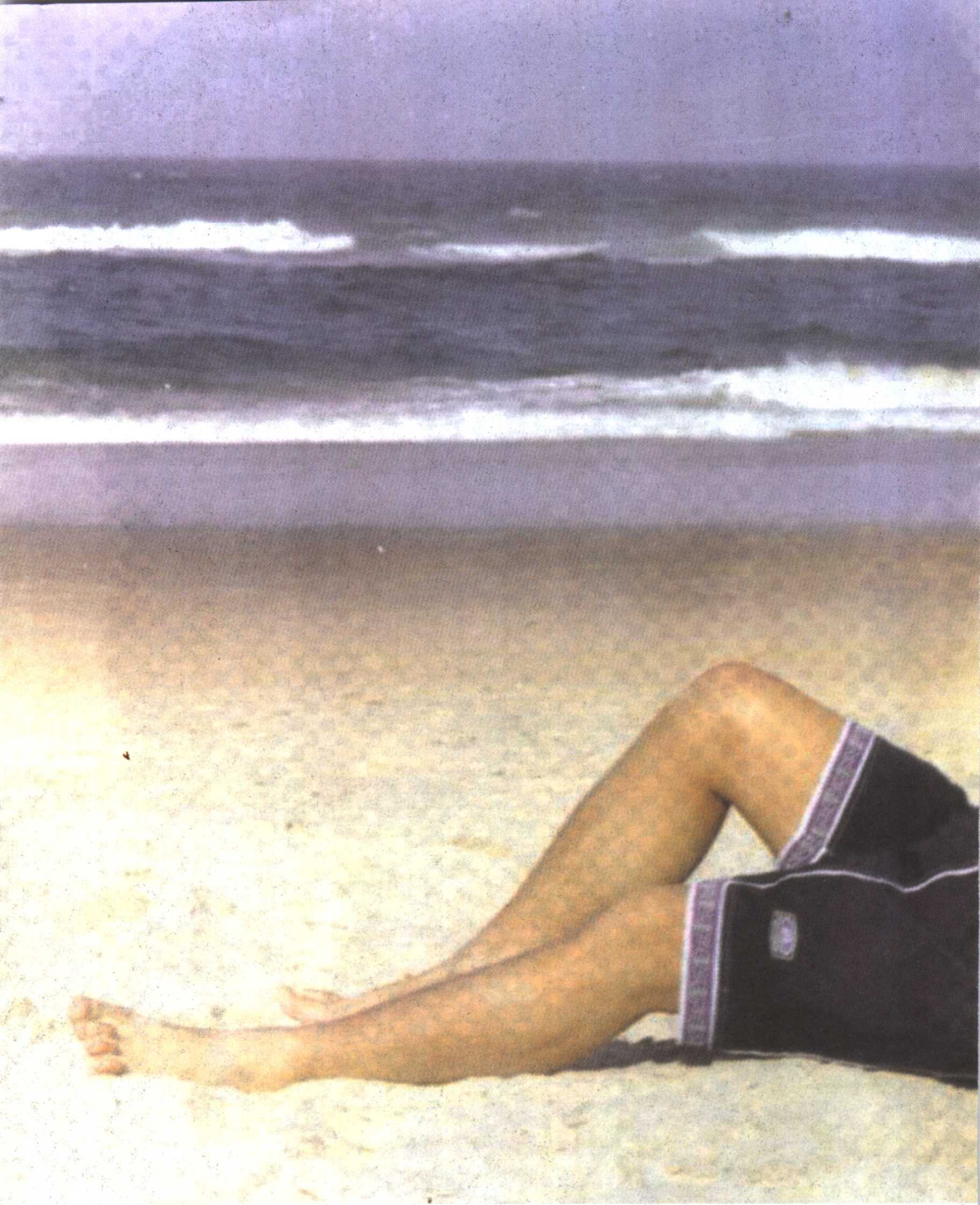
■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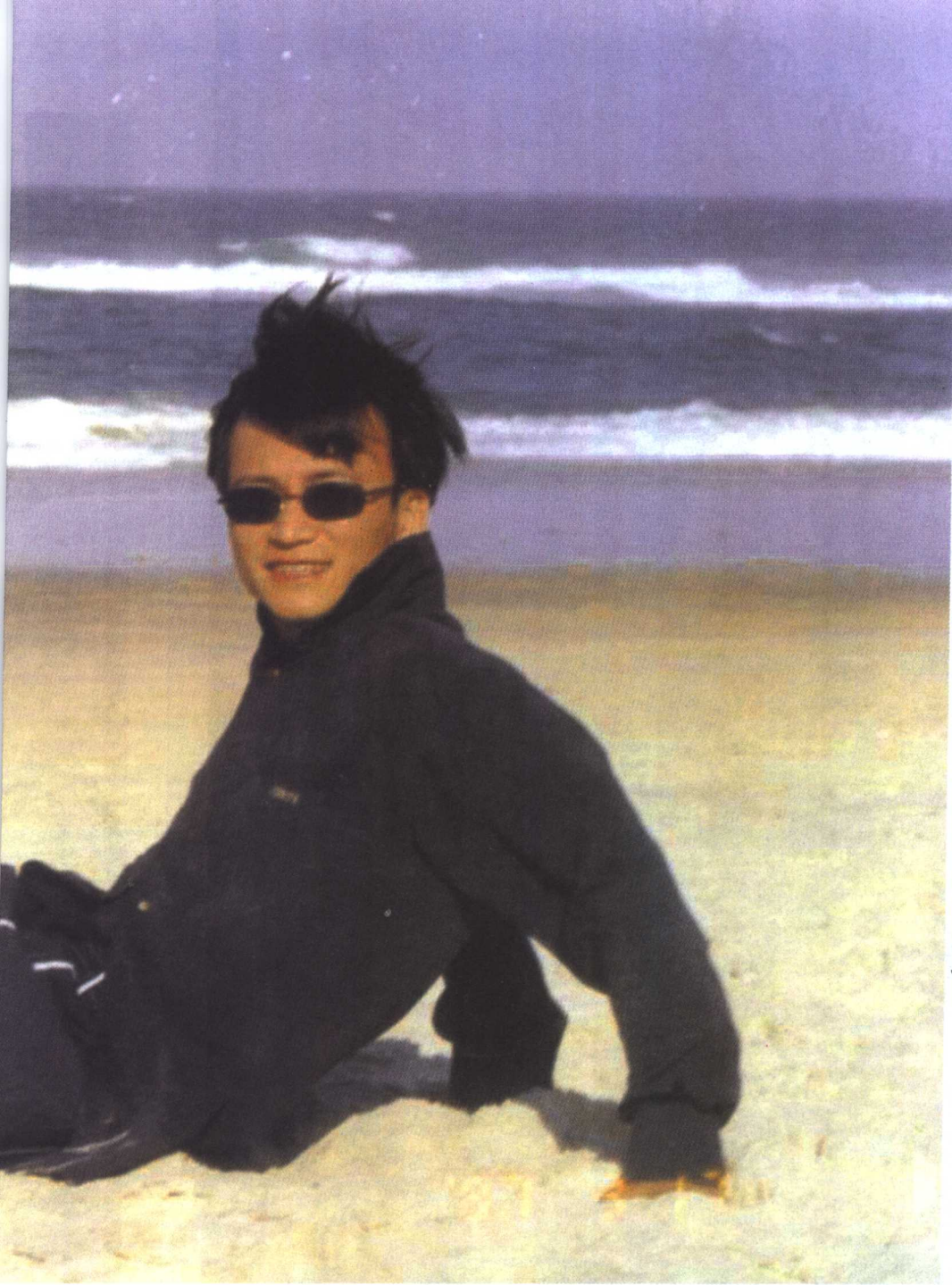
231	刀刀有情趣 张斌
-----	----------



影像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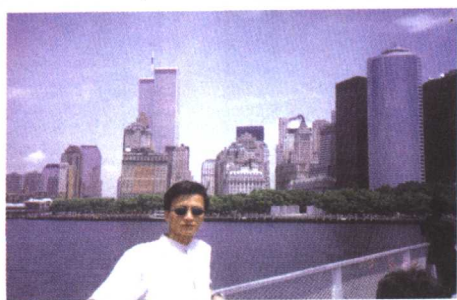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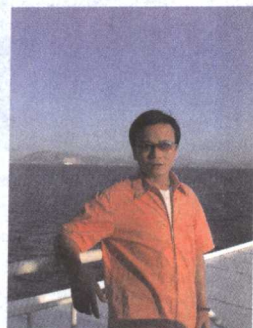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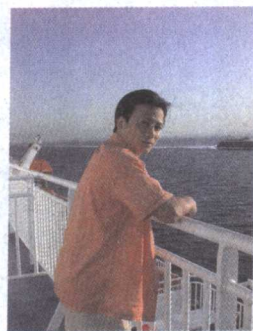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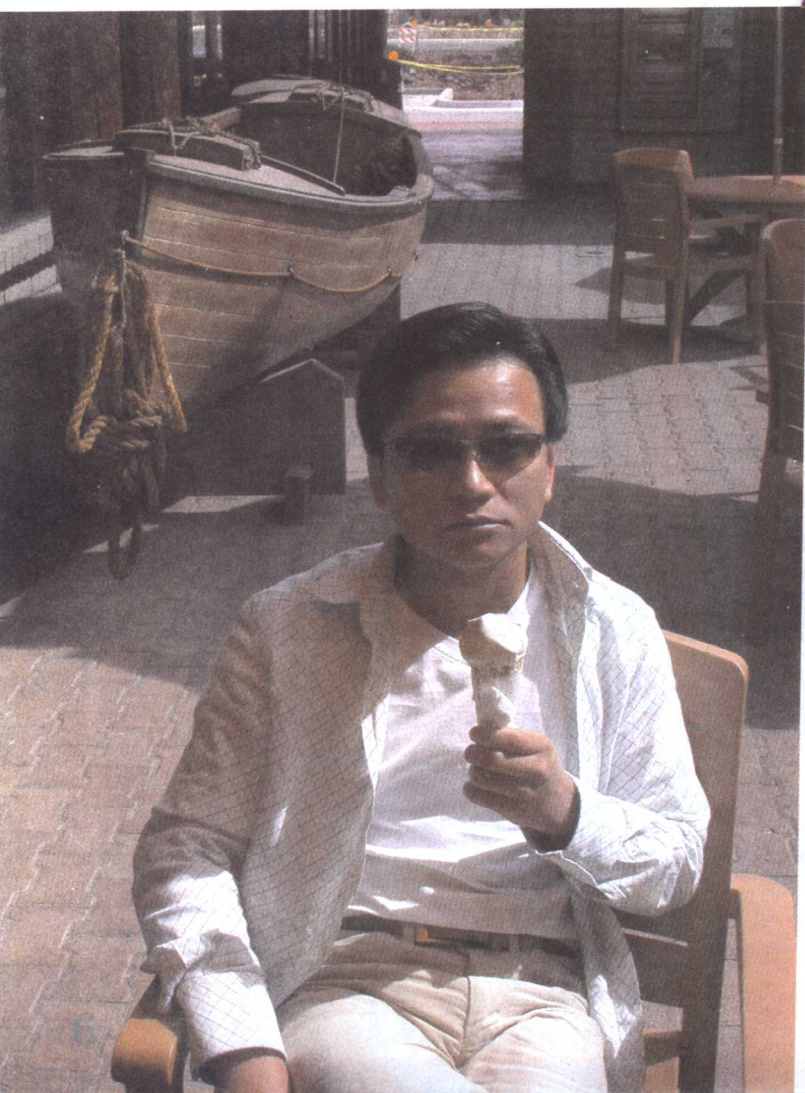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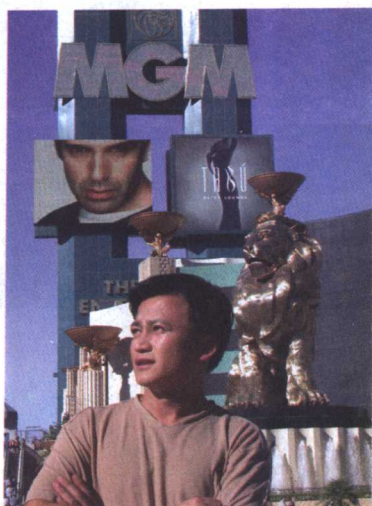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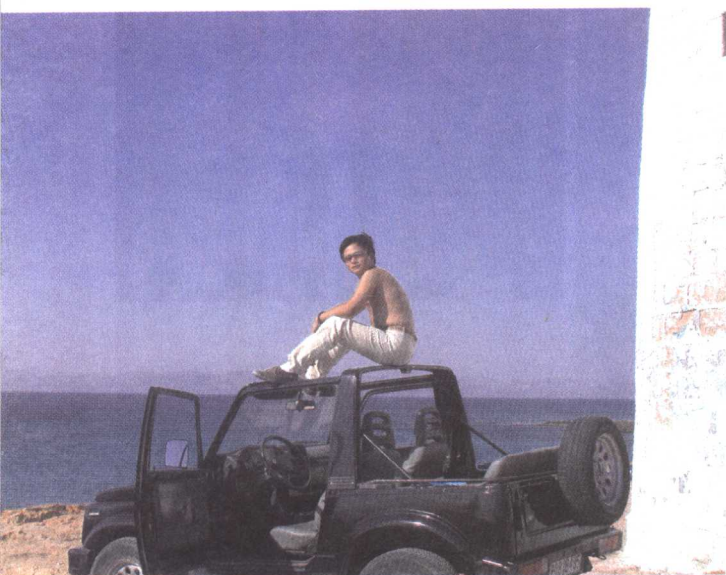


右二刀









大眼看尘事

我说的不是尘世,而是
红尘中的俗事,这些俗
事随着时光的流逝会
逐渐没了痕迹,所以需要
用文字来窖藏。



偶像没有黄昏

——代生于 1968~1978 的歌迷祭奠国荣

2003 年 4 月 1 日,不像个死人的日子。

香港。最高温度 27℃,最低温度 23℃,细雨蒙蒙——天空像传说中那么眼波如丝;风继续吹——像情人的指甲由九龙而港岛缓缓划过;然而在这么慵懒这么蓝调这么王家卫的日子,张国荣竟死了。

张国荣飞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只蝴蝶,从文华酒店 24 层到底层的水泥路面,一只白色的蝴蝶用 46 年一晃而过,然后是鲜红,像那曲《红》那么鲜红……

青春断了!生于 1968~1978、活在 25~35 岁的华语青年的青春记忆断了,断得就像文华酒店外那根被张国荣腰身撞断的栏杆,“哥哥”死后,再让一代人到哪里去寻找似水流年寻找情如朝露寻找倩女幽魂寻找少年阿飞之烦恼……

在“前齐秦时代”,在“后邓丽君时代”,在和谭咏麟“二王争霸”的时代,在闷热的夏夜里,在“双卡”录音机的反复播放里,在倒带键最后疯狂地崩飞出去,一个妖娆妩媚、一个美目盼兮、一个倾国倾城、一个被男人崇拜被女人喜爱的天生尤物现身了——那时候,一个广州师傅的发廊做个“国荣式偏分”要 50 块钱,一盘水货现场录音带要卖 30 块钱,一张酷似张国荣的脸庞则可以在一晚泡上一打痴情小妞,哪怕你并不会说一句正宗粤语哪怕你就是一内地烂仔。

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偶像故事,不是 F4 或“威威组合”这种靠漂亮脸蛋挣软饭的商业速食品,真正的偶像没有黄昏,F4、“威威组合”不见得捱得过明天清晨——大众文化观察家姬宇阳揭发,在上海,热捧 F4 演唱会的尽是又肥又丑的小丫,倾听张国荣个唱的却绝对是生动美丽衣着品位的红粉佳人。

我告诉姬宇阳:去你妈的 F4,去你妈的“威威组合”。F4 们是狗粮,用商业科技包装得像模像样的狗粮,它再漂亮也是狗粮,专喂那些有胸无脑甚至无胸无脑的蠢笨乡下姑娘。从前者小白兔耳朵般伸出的“V”字手指中你只能看到愚蠢的冲动,从后者的眼神中你一定能触碰到灵魂深处的某种质感。

张国荣不是狗粮,他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在少有包装的那个

时代,他用特立独行的中性演出、用细如毛发的眼神、用千回百转的嗓音,勾引了从大家闺秀到邻家小女、从莘莘学子到学徒工的青春情怀——用颓废中的优雅、从容中的销魂,不动声色地完成绝对“金粉”式的精神勾引。

偶像没有黄昏,张国荣俯冲到地面后也没有黄昏,他就是玛丽莲·梦露,他就是邓丽君,他就是“虞姬虞姬奈若何”,即使香销玉殒撒手尘寰也会让世人如仰望长空长久注目。

有一种人叫“天生尤物”,他(她)的一生戏里戏外,他(她)的一生梦蝶化蝶,如果说梦露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审美标准,邓美人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听觉情趣,张国荣则打通了关于中国男人精神世界的任督二脉——一代名优,像蝴蝶一样飞来,终于像程蝶衣一样化蝶而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离清明还有4天,就把我们肝肠寸断、魂飞魄散了。

——戏子做到这个份上,也就死得其所了;能够把女人演得比女人还女人,也算活得自在了。所以,当未来几天张国荣的老姐为他送行之时,我们不必徒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一个诡丽无比的人生,必须用一种猝然的方式结束。

唯一的疑问是:从“文华”24层向下坠落时,“哥哥”在想些什么?蝴蝶一定很纳闷:天堂不是在上面吗,我怎么扑向相反的方向?

乾在上,还是坤在上?对于双性倾向的张国荣这永远是个要命的挣扎。

香港气象报告:2003年4月1日,小雨,西南风3~4级,最高温度27℃,最低温度23℃——在一个不该死人的日子,500年才出一个的名优竟死了。

香港交通报告:4月1日下午18时,中环交通顺畅,车流如织,然而10分钟后,在一个从容顺畅的黄昏,全港的心情竟被一具体温尚存的尸体堵塞了。

连死都要选择一个离经叛道的日子,就像有一天突然穿上红高跟鞋涂上蓝指甲油裹上半透视装出现在世人惊愕的目光中,生而为戏,死而为戏,究竟戏为人生还是人生为戏?究竟庄公为蝶还是蝶为庄公?

青春的链条在2003年4月1日傍晚18时11分绷断,但真正的偶像却没有黄昏,全港、全中国、全世界华语圈的电台、电视台、酒吧,在出殡的日子里,请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华人青年播放同一声叹息: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

——以此文代生于1968~1978的歌迷奠张国荣在天之灵。



从此天下无阅读

——献给巴金

马龙·白兰度于 2004 年 7 月 2 日去世,他得到《纽约时报》这样一段伟大而忧伤的评论:“这不是一个演员的离开,这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永远是这样——一个时代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离开。刚才,就在刚才,那个维系老人最后一息游丝的吊瓶宣布无能为力,一个叫巴金的老人离开了,转身带走一个时代,他顺着《激流三部曲》的余音飘向虚空,把史无前例的白话文小说文本革命抛在身后。谁承衣钵?

是否再走一遍成都正通顺街那条石板路?是否能听见一个叫“李尧棠”的圆脸孩子的哭声?是否连夜开车去一趟黄龙溪,看一看那棵古榕树下还有无梅表姐的情影?或者是否站在卢梭铜像下抚摸当年文学青年的铿锵志向:爱真理,忠实地生活,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自己行为的裁判官……

老人的死早没有悬念,他那古树一样麻木的身体根本无法得知沧桑世事,他灵魂的弥留只是为了链接我们和上一个世纪文学生活的某种血脉,或者是强撑着对我们进行有限的安慰;但当这样的死亡发生时仍然像一次雷击,断然割裂我们与 20 世纪经典写作方式的最后一丝关系,大师已死,最后一个大师已死!从此之后,我们只能故做时尚做科技状地在网上刷屏,把鸡零狗碎当圣经,把东拉西扯当福音,巨大的悲伤是:总有一天,我们人人都会成为手机短信的写作高手,但无一能像巴金以及巴金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为时代而写作。

没有人能够留住时代仓皇的脚步,该变的一定会变。我们生活在如此娱乐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拥有超级女生可以拥有奔月行动可以拥有 MSN 向每一个角落倾诉情怀,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也是无助的,因为我们被迫生活得这么快但无法得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只能拥挤在这块大众的船甲板上集体拼命呼喊:“我好 HI,真的好 HI 啊!”

必须对上一个世纪进行凭吊了,那是一个可以把革命、爱情、文学三位一体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如今眼花缭乱的声光世界,我们的